

揭秘“藏独”四大头目

桑东仁波切 掌控实权的“第二把手”

在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对外宣传口径中,桑东仁波切是“流亡政府”第一个民选的首席噶伦(总理)。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他因上任后的一些改革而披上理想主义的色彩。不过,藏学研究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桑东仁波切以“非暴力”标榜自我,但他的内心却崇尚暴力。例证之一便是,他是臭名昭著的“藏独”暴力组织——“西藏青年大会”(简称“藏青会”)的组建者。也正是从那时起,他的“从政”道路“飞黄腾达”,直至坐上首席噶伦之位。而他的野心还不止于此。

从达赖私人秘书起家

桑东仁波切 1939 年出生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5 岁被确认为第四世桑东仁波切的转世神童,12 岁开始学习佛学。1959 年,他随同达赖喇嘛逃亡印度。

西方媒体的报道将桑东仁波切描画成了一个好学之人,对藏族文化、宗教和历史都“颇有研究”。不过,在桑东仁波切的内心,政治似乎比宗教更让他沉迷。他很早就进入了“西藏流亡政府”。1966 年,他给达赖当了半年的私人办公室秘书长。

3 年后,年满 30 岁的桑东仁波切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公开从事政治活动。这一年,在达赖的授意下,他开始参与组建“藏青会”。桑东仁波切因在筹备工作中“表现突出”,被达赖推荐出任“藏青会”第一届副主席,从此平步青云,直至 2001 年当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2006 年连任至今。

瞄着达赖“身后事”

虽然桑东仁波切在采访时

仍然刻意地保持隐身达赖背后的形象,但在外界看来,他是达赖集团中真正手握重权的人。甚至有观点认为,达赖的权力受限,正是因为这位首席噶伦的存在。

事实上,无论是达赖集团内部还是西方国家,也已将其视为达赖的“政治接班人”之一。

桑东仁波切一方面注重在达赖集团内部搭建丰厚的人脉,另一方面则积极与外界保持联系。桑东仁波切经常利用西方媒体作为自己的“传声筒”,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他曾透露,一旦他“掌权”,要解决的就是将所有西藏人的生活区组成“大西藏区”,并且将其其他民族迁出该区域。

分析指出,有充分证据表明,桑东仁波切已经在为将来“执政”做准备。不久前接受美国多维尔社采访时,他更表示,从今年 3 月 10 日到明年 3 月 10 日,“流亡政府”将会在全世界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次旺仁增 煽动手下“留学美军”

“藏青会”是在“3·14”事件之后逐渐引起世人关注的。这一在达赖支持下的“藏独”组织,公然打出“暴力”和“恐怖”两面大旗。它号称“拥有 81 个分会,成员 3 万多名”,不过据一些专家估计,其会员至少有 1.3 万人以上。该会目前的统领者,是极具“暴力”细胞的次旺仁增。

1971 年,次旺仁增在印度南部出生,小时候常常忍饥挨饿。1993 年,根据美国政府颁布的“藏人重新安置计划”,22 岁的次旺仁增移民美国,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后来还入了美国国籍。

据其生意伙伴称,次旺仁增是一个功利心很重的人。他加入“藏独”组织,就是想多认识一

些在美国的藏人,然后把生意做大。不过,次旺仁增很快发现,搞政治比搞装修“更有赚头”。于是他把生意交给别人打理,由于能说会道且“敢打敢拼”,他在“藏青会”内的地位扶摇直上,很快就升任北美地区分会的负责人。2007 年 8 月,他当选“藏青会”第 13 届主席。

早在任“藏青会”北美分会负责人时,次旺仁增就多次扬言要“组织武装抵抗”。据称,他多次要求“藏青会”年轻成员“留学美军”,掌握“未来的武装斗争技巧”。

去年 1 月,他策划了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并从“藏青会”精心挑选出 101 名核心成员,于 3 月 10 日从达拉萨拉出发。事实证明,在“3·14”事件中,“藏青会”难脱干系。但次旺仁增并不善罢甘休。

就在“3·14”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召集“藏青会”高层,在达拉萨拉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他称:“为了彻底胜利,我们已经准备好至少再牺牲 100 名藏人。”

比次仁 擅长暴力的女头目

在境外藏人社会中,除了“藏青会”以外,臭名昭著的“藏独”组织还有“西藏妇女会”和“自由西藏学生会”。它们实际上与“西藏流亡政府”联系密切。

“藏妇会”早在 1959 年 3 月就在拉萨成立。随达赖逃亡印度之后,该组织一度以教授妇女生活技能为己任。不过,1984 年在达赖的授意下,它在印度建立 12 个分支机构,“藏独”面目越来越得到体现。其官方网站上宣传,“藏妇会”在世界各地拥有 47 个分支机构,会员 1.3 万。它现在的会长

是比次仁。

与上一代相比,现在的“藏独”组织成员有一个重要特点:大多数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如比次仁就拥有美国弗吉尼亚州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2001 年,比次仁大学毕业以后,开始担当“西藏富布莱特兄弟会”主席。2003 年,她正式当选为“藏妇会”主席,2006 年,她成功连任。

值得注意的是,比次仁还兼任“西藏流亡政府”教育政策起草委员会委员。今年 3 月 9 日,她还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前往台湾高雄某大学接受访问。

比次仁时常将人权、自由放在嘴边,在高雄接受专访时,她就提到,希望用“自由民主的人权对话”来抗议大陆政府。不过,从今年“藏妇会”响应“黑色之年”论调,在全球挑起事端的事实来看,比次仁显然选择的是“暴力对抗”。

去年 3 月,她连同“藏青会”等组织发起长达半年的“达拉萨拉至拉萨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叫嚣要抗议“中国政府长期统治西藏”,并且抗议北京举办奥运会。在去年 5 月前往印度彼托嘎尔县组织“流亡藏人徒步返藏活动”的途中,比次仁曾被印度警方拘捕,并被指控违反印度相关法律以及危及当地居民的人身安全。

拉顿德通 18 岁就粉墨登场

与比次仁相比,“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的总头目拉顿德通只能算半个藏族族人——其父为西藏人,母亲则是加拿大人。不过,她对“藏独”的狂热,丝毫不逊色于比次仁。

2002 年,布什首度正式访问中国前,“藏独”示威活动在美国持续一周;2003 年,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

表演讲,“藏独”分子潜入现场企图扰乱。2008 年,奥运圣火传递在美国及欧洲国家受到阻挠……这些活动,均与拉顿德通的密谋策划有关。

拉顿德通毕业于加拿大东海岸的国王学院,主修美国现代史。其父母都是狂热的“藏独”分子,她从小就在“藏独”的氛围中长大。甚至她进入“藏独”组织工作,也是通过父母的关系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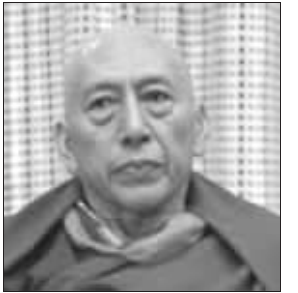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正是在拉顿德通的建议下成立的。1994 年,当“藏独”高层采纳其建议,并在纽约成立该组织时,她年仅 18 岁。两年后,她在国王学院成立“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分部,自封为负责人。1998 年,她在“西藏自由音乐会”上,对着 6.6 万人谈所谓的“西藏局势”,出尽风头。第二年,拉顿德通当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负责人。

拉顿德通挖空心思,将“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改组为“藏独”的骨干机构,共有 650 个遍及中学、大学和社区的分部,成员多达 5 万余人。

2009 年被拉顿德通视为挑起事端的最好时机。3 月 10 日前,她曾命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全球各分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大搞支持“藏独”的活动。而这一天,在印度达拉萨拉、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等地的“藏独”闹剧,均为她自编自导。

据法国电视 24 台 3 月 9 日披露,拉顿德通近日突然从纽约总部消失,而只是通过邮件遥控全球分部的活动。据称,她已前往亚洲某地,亲自实施该组织的一个绝密计划。但是,连“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内部的工作人员都向外媒承认,最近的活动已越来越难弄出新花样,“难以形成影响力”。

据《国际先驱导报》



桑东仁波切被一些外国媒体宣称是达赖的“政治接班人”之一。



次旺仁增多次扬言要“组织武装抵抗”。



比次仁时常将所谓的人权、自由放在嘴边。



拉顿德通目前通过邮件遥控全球分部的活动。

痴情女为前夫“事业”非法吸金 900 万

虽然前夫有外遇,虽然和他离了婚,但是痴情女甘愿为了前夫的“生意”,非法吸金 900 余万元。然而前夫又一次地欺骗了她,用这笔钱诈骗他人并最终被抓。归还这笔钱的重担,全部转移到了女子的身上。

近日,该女子被上海宝山区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批准逮捕。

离婚后比离婚前更痴情

1974 年,金玲(化名)出生于苏北某县。从小父母离异的她一直性格孤僻,冷漠的个性令她把所有的暗恋者拒之门外。大学毕业后,金玲来到上海,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她在宝山区开出了一家机械加工生意、建材买卖生意的店铺,生意较好。

转眼间,金玲也已经快到 30 岁,单身一人在上海打拼,金玲十分寂寞。在空闲时间,她会到附近的酒吧内喝上几杯。2005 年的夏天,她正在酒吧内喝酒,一名本地口音、名叫张杰(化名)的男子主动上前与其攀谈。原本以为这个男子心怀不轨,所以金玲并没有搭理男子。然而男子此后每次都在酒吧等候金玲,金玲也逐渐和他开始了交谈。每次交谈虽然话不多,但金玲感到男人谈话间透露出不凡的气质。更难得的是,男人对金玲十分坦诚,也很是温柔,每次出差,总是为她带一些

精美的礼物。

“我会给你幸福的。”在张杰的追求下,一年之后,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后,金玲渐渐感到丈夫对自己的热情一天比一天少,两人的矛盾也不断出现。在一次大吵之后,张杰告诉金玲,自己在外面有了情人。几个月之后,两人的婚姻也就此草草结束。

离婚之后,金玲对张杰的感情却依然存在,最终,她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他:“你背叛过我,但我还想着你。”在电话的那一头,张杰久久不说话,最后一句轻轻的“对不起”,让金玲内心的最后一点愤怒烟消云散。

此后,张杰也时常给金玲打电话,两人的关系也一直保持着暧昧。金玲感到奇怪的是,自己对张杰的感情竟越来越深。

民间借贷让她收入颇丰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金玲尝试做了一回民间借贷的中间人,而她的人生也随之改变。

一名老乡来到上海做生意,找到了金玲,表示自己有一个项目十分好,可惜资金不够,希望金玲能够出手相助 5 万元,日后一定会返还这笔钱。老乡与自己关系十分好,由于和张杰离婚之后,自己的生意也每况愈下,要拿出 5 万元实在困难。这时候,她想到了在酒吧认识的朋友小王。金玲希望他能够借钱给老乡,利息也可以适当高些,而自己则作为介绍人和担保人。

3 个月后,老乡的业务果

然迅速发展,不但连本带利还给了小王 5 万 3 千元,还送了 5 千元给金玲作为介绍费。

介绍别人借钱,自己不用动手只需担保,就可以赚钱,金玲无意间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此后,她不断在民间从事中介贷款的活,后来她甚至停止了原来的建材生意,专心做起民间借贷“生意”来。

从 2004 年到 2006 年,金玲的民间借贷“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金玲不仅赚了钱,而且在民间借贷的圈子里树立起较高的信誉度。

为前夫“事业”吸金 900 万

“我的手头有些紧,生意不太做好。”正当金玲的“中间人”做得不亦乐乎时,张杰却在金玲面前显得十分忧郁,仿佛有心事。

“怎么了?”金玲对张杰十分担心。张杰在犹豫之后告诉金玲,自己原来的生意开始亏本,眼前他接到一个不小的订单,无奈自己资金不够,眼看别人就要把这个订单夺去,自己十分不甘。“没关系,我帮你借!”然而张杰告诉她,自己需要的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至少在 500 万以上。

金玲开始有些犹豫了,但看到张杰忧郁的表情时,金玲决定帮助张杰。

“与其把钱存在银行,不如借给我,我给你的利息高得多。”在银行门口,金玲开始物色准备存款的人。可是,让一个陌生人把钱放给自己去借贷自

然十分困难,金玲只好不断增高利息,终于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此外,金玲利用自己积攒起来的人脉关系,吸收资金。通过努力,直到被捕前,金玲已经陆续向万某、李某、管某等 20 余人“揽储”达 900 多万元,而这些非法吸收来的存款中的大部分都被金玲借给前夫张杰了。

前夫让 900 万“打水漂”

在开始的两年里,张杰还本付息比较正常,而且张杰每次结算时都会多给金玲一些钱。

“你的生意怎么样?”金玲十分关心张杰的生意,张杰每次总是告诉金玲,“十分顺利!”这让金玲感到十分欣慰。而另一方面,金玲对于张杰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她感到自己与张杰已经经历了困难,必然能有值得信任的感情。金玲内心希望能与张杰复婚,而张杰也向金玲表示,只要将钱还清了,就和金玲复婚。

然而 2007 年的一天,张杰突然消失了。金玲到处寻找,却毫无消息,她的心中开始恐惧,会不会是张杰在骗自己?事情的结果让她更为意外——张杰被捕了。

原来,长久以来,张杰根本就不是在做生意,而是用这笔钱在外面大肆挥霍。不仅如此,他还诈骗他人钱财,此次,张杰正是因为涉嫌诈骗而被拘留,随后又被判入狱。

此时理智才让金玲清醒,自己一直以来因为对张杰的痴情,而放松了做“中间借贷人”

应有的谨慎,进而不设任何防线过度信任了前夫。

然而现在,张杰的人狱让金玲陷入了新的恐慌:她知道,张杰还有 700 多万元的钱没有归还。金玲怎么也没想到,在婚姻上欺骗过自己的前夫,这回在金钱上又欺骗了自己一次。

前夫的表现让她心碎

张杰的人狱让金玲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归还这一笔笔的巨额欠款。金玲首先想到的是不动声色,暗中将自己之前的储蓄等先拿出来,能还多少是多少,剩下的钱“再想办法”。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张杰是骗子的传闻还是流传开了来,不少债主都拿着借条提前向金玲发难。然而此时金玲的信用担保在巨额资金“打水漂”的风险前已经没有了作用,知情的债主们坚持要在 3 天内收到钱,否则就报警。

此时的金玲为了归还张杰“贷”走的钱,不得已利用自己的高信誉度向一些还不了解情况的新债主借钱。由于欠款太多,金玲不仅没能还清债,反而因为同时要支付高额的利息而越欠越多。直到她将自己的房子、车子都抵押出去,也还不清几百万元的本金。

在没有获得高额利息的情况下,那些借钱给金玲的人就开始向金玲索要本金了,然而,金玲除了一走了之,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临走前,金玲决定去看望

一下狱中的张杰。“你还好吗?缺什么吗?”对于自己深爱着的、却又给自己带来不幸遭遇的前夫,原本怒气冲冲的金玲还是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而张杰的表现却让金玲心碎,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却在金玲面前的处境漠不关心。在金玲走出看望室的大门后,心如刀割的她却突然感到,自己再也不爱这个负心的前夫了。

一年后的自首让她解脱

第二天,金玲坐上了回老家火车。一路上,她泪流满面。

在老家躲债的日日夜夜里,金玲仿佛经过了几十年。当母亲问起她在上海的丈夫时,金玲只能忍着心痛一遍又一遍地编织着谎言。好在债主们都不知道金玲在老家的住址,金玲在老家已经住了一年。由于日夜都担惊受怕,她一年内竟多了不少白发。

一年后的 2008 年 8 月,一个来自公安机关的电话,让金玲明白,躲债躲得了一时,但是躲不了法律的制裁。而这一个电话也让金玲一年的痛苦生活画上了句号。“你们没打电话来之前,我这一年过得真难受。”“自首吧,或许你心里能痛快些。”在公安人员的劝说下,金玲返回上海并投案自首。目前,金玲已经被宝山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在看守所中,金玲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为了一个诈骗犯的前夫痴心一片,最后换来了触犯法律的结果。

据《上海法治报》